

生产现代性批判之剖析

冷梅

(河南财经学院 哲学与社会学系,河南 郑州 430002)

摘要:就海德格尔、卢卡其和马克思而言,他们之所以能相遇,是因为他们都有对生产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这些分析与批判对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警示作用。生产不能仅仅从财富的增加这一狭义的目标上考虑。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应考虑到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关键词:生产现代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3-0112-04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根本上说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时也包括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关涉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相处。然而当今生产却陷入无限度的扩大再生产中,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们应深刻思考和反省生产现代性问题,为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而努力。

一、海德格尔对“当今之生产”的揭示与批判

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一方面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认为马克思生产概念是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从而把马克思生产概念理解为“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2]。另一方面,

他又对现代生产及其对当今之影响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批判。在这方面,他的见解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在存在论高度上是大致相当的。海德格尔所批评的生产的现代性正是对当今之生产的哲学本质的深刻揭示。

在晚期三天讨论班中,海德格尔洞察到当今人类经济发展的实质,把当今之生产概括为“社会之社会性生产——社会生产其自身——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的自身生产”。认为在当今进行统治的就是人的自身生产与社会的自身生产,并指出:“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因为“对自然界的迫使越严重,人自身遭受的迫使也就越严重”^[2]。在现实中,是进步强制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这个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而生产强制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用“支架”称呼上述这些强制的共同之处。海德格尔指出,支架就是强制的存在论规定。支架是集中,是所有安排方式的共同性,这些安排方式将人塞入尺度之中。当前人就在这个尺度中生存,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订造性的时代,再也没有“对象”了,只有为了每一位消费者的“消费品”,而消费者自己也被置于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这个时代的人,把自己理解为一切现实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的人,现时代的人就是这种生产以及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

当今之生产与近代形而上学在哲学本质上是

* 收稿日期:2006-02-10

作者简介:冷梅(1976-),女,湖北武汉人,河南财经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构的。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3]黑格尔发展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活动”原则，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从本质上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一部劳动史。但黑格尔的劳动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一点被马克思洞察出来。海德格尔也同样看到黑格尔劳动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洞察到当今人类经济发展的实质，指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已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预先被指出了，这就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

海德格尔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劳动看作是对劳动新时代的表达，从而在存在论根基上揭露和批判了当今之生产。当今之生产就是无条件之制造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互相关照、内在相连的关系，在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下，人之外的东西都是可以订造的，甚至人本身也是可以订造的，所谓“订造”就是按照主观想法把东西生产出来，它比改造、加工的主观性更浓。对象不仅是对象，还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这是对当今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深刻揭露。在生产强制、消费强制下，再也没有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的确证，有的只是有用性的确证。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概念“作”必须与近代概念“生产”区别开来，近代生产概念是在可用性中的制造。海德格尔指出：“护林人在林中丈量砍伐下来的木材，表面上看起来以其祖父相同的步履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但他今天已为木材工业的利润律所预置——不论他是否知道这一点。他已被预置到纤维素的预置性中去了，纤维素被纸张的需求所跳起，纸张被送交给报纸和画刊。而报纸和画刊摆置着公众意见，使之去挥霍印刷品，以便能够为一种被预置的意见安排所预置。”^[4]当代人深陷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人以主体自居，把人之外的东西理解为对象、质料，自然只以有用性呈现在人面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割裂了。

二、卢卡其对生产的抽象化、机械化、合理化的批判

卢卡其在其《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物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可以说，他的这一批判同样是深刻的。

卢卡其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问题是商品拜物教问题，商品在现代社会具有支配地位，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5]¹⁴⁸在客观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在主观方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

由此出发，卢卡其对劳动的抽象化、形式化、机械化、合理化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他指出：“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5]¹⁴⁹机器工业生产把劳动过程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只负责他那一部分的操作，生产就如流水线，工人就如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特定的操作上，并且要求一定的熟练程度。工人同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工人的工作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由于劳动的机械化和合理化，工人的劳动也被可计算了，根据可计算性对劳动加以调节。劳动过程的对象不再是统一的产品，而是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从而进行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把局部系统组合起来的统一性是由计算决定的。“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消除了相互联系起来的和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5]¹⁵⁰从而在空间和时间等方面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分割开来。

由于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生产的主体也相应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不再表现为是劳动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这种机械系统不依赖于他而运行，并且工人必须服从机械系统的规律。工人在机械面前，只是被动地适应机械的运转，机械的运转带动工人的头脑和手的运转，从而工人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自己的意志和想法。由于工人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生产的机械化把工人变成孤立的原子，工人不再直

接一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工人之间的联系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发生劳动本身的物化过程,工人必须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作为物化在对象中的劳动,他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发生工人意识的物化过程,在机械系统面前,工人的人格只能作为旁观者,工人在机械面前无思想可言,他的意识只是机械运转的意识。

三、马克思对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揭示和批判

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进行了揭示和批判,“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把黑格尔的哲学看作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假设与出发点的哲学表达”^[6],指出了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站在同一立场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正如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对当今生产原则的哲学表达一样,马克思同样认为黑格尔所表达的劳动正是国民经济学区下的劳动原则。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同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把人变成抽象的商品人,把工人的感性生命活动看成谋生的手段、增加财富的工具,把彼此相互联系着的东西看成分散的没有历史差别的东西。马克思从劳动同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出发,得出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实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的生命活动变成被迫的、强制的为别人生产的活动,他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不依赖于他反而是异己的力量与他相对立。工人的劳动、生产本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生活。这种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是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然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生产的形而上学根源,抽象劳动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哲学表达。异化劳动把人的生产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抽象为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把活生生的、具有丰富感性内容的人抽象为两个对立的人,作为抽象存在的劳动人和抽象存在的资本家。

马克思不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抽象劳动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而且在《资本论》及其

手稿中,对资本主导下的生产进行了进一步的揭示和批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状态下,资本支配着生产,成为生产的主体。“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8]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成为人们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劳动的目的是生产一般形式的财富。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9]²⁷²;“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0]⁶⁷⁹因此,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的不断增殖,就必须不断创造、生产,由于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生产也是没有止境的。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无限地开辟使用价值的领域。其结果就是对自然界无限制的压榨。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资本的增殖,所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0]³⁹⁰只有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生产出的产品才不会积压,资本的趋势就是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

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为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范围不断推广,新的需要的不断产生,资本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使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

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0]392-393} 这一论断可说是马克思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具有高度的揭示。资本在交换价值增殖的驱使下,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来发展自身。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有其自身界限。尽管资本有力图扩大和发展自己的趋势,把每一个界限都当作限制,但这样的限制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不断地产生出来。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指出,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1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界限的分析实是对无条件制造自己的理性形而上学生产的无限性神话的揭穿。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和批判,不应仅仅看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而是对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批判,对当今资本世界的批判。当今世界的生存条件就是抽象劳动支配具体活劳动。

生产现代性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同构的。马克思、卢卡其以及海德格尔所指认的、黑格尔哲学所揭示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实是对当代资本世界生存原则的表达。这三位思想家从不

同侧面上对生产现代性批判的同时,实质也是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说,也是对以资本为原则的人们的生存世界的批判。生产是人的生产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对生产现代性的批判,不是对生产本身持否定态度,而是从哲学上指出生产的前提和界限。这一前提和界限的指出同时是对人类的巨大警示。生产领域是实现生态和谐、社会和谐和和谐的重要领域之一。今天人类不得不面对生产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生产现代性的反省是对当今之生产愈益威胁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的时代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思考和指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 [2] (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 哲学译丛,2001(3):52-59.
- [3] 海德格尔选集(上)[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384.
- [4] 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J]. 求是学刊,2004(6):33-40.
- [5] 卢卡其·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6] 王德峰·哲学的当代处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2):4-13.
- [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An Analysis of Critique of Production Modernity

LENG M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Henan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Zhengzhou 43000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s three representatives, Martin Heidegger, Lukacs and Marx, of the theorists who put forward the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modernity of production. The analysis and critique has important revelatory significance. We can not consider that production is the increase of wealth in a narrow sense. When we develop production, we should consider that the aim of production is not only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en and nature, men and men, but also all-around and uncontroll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dernity of produc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armonious society